

明

史

食貨八

錢鈔

三品鑄幣其制不一而九府圓法後世遵用之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元世始終用鈔錢幾廢明太祖未改元辛丑七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是歲鑄錢四百三十萬後三年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使鑄之既即位鑄洪武通寶錢其制

凡五等曰當十曰當五曰當三曰當二曰小錢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各如其所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當是時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京師寶源局並行鼓鑄而嚴私鑄之禁各局爐座及所鑄錢數皆有定額洪武四年命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爲小錢先是寶源局鑄京字於錢背後多不鑄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命改鑄爲小錢以便之六年詔私鑄錢許作廢銅送官斤官償錢一百九十文諸稅課有私錢亦令更鑄之時有司責民出銅令稍嚴民毀器皿輸官鼓鑄勞費奸民多盜鑄而商賈轉易道遠苦錢重帝乃

設寶鈔提舉司始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
爲行使時洪武之八年也造鈔法以桑穰爲鈔料其
制方高尺廣六寸質青色外爲龍文欄額銜識文曰
大明通行寶鈔欄中爲兩方上方左右分篆文曰大
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圖錢貫狀十串爲一貫圖六等
曰一貫曰五百文至一百文下方具奏准行使若僞
造告捕之法鈔一貫准銅錢千文銀一兩鈔四貫准
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
許首告其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程錢三鈔七
首文以下止用錢立倒鑄法鈔日久昏爛令所在置

行用庫收易量收工墨直貫三十文初造鈔時停罷
內外寶源寶泉局後二年復令諸布政司設寶泉局
鑄小錢與鈔兼行又三年罷寶鈔提舉司時中書省
廢以造鈔屬戶部鑄錢屬工部十五年置內府寶鈔
廣源庫廣惠庫入則廣源庫掌之出則廣惠庫掌之
在外衛所軍士月鹽皆給鈔時官給工本鈔煎鹽兩
淮兩浙引給二貫五百他處則例不一十七年以粟
愆言自淮浙外均給鈔二貫是年命停造鈔十八年
冬天下有司官祿米皆給鈔二貫五百文准米十石
十九年工部侍郎秦達請收民間廢銅資鼓鑄帝曰

鑄錢本以便民如此令一出有司急於承奉小民迫於誅責必致毀器物以輸官甚爲民害姑停之後三年遠爲尚書復言鼓鑄不宜停罷請仍收廢銅以鑄從之詔更定錢式主事徐觀言往歲鑄錢分兩不一未有定則今請定其制每生銅一斤鑄小錢一百六十折二錢半之當三當四當五當十准是爲差復置江西河南廣東陝西山西山東北平四川八布政司所轄寶泉局與浙江湖廣福建廣東所置局並同鼓鑄是年復造鈔更爲小鈔自一十文至五十文取適用先是鈔法旣行民間利新鈔輒揉爛以易新者帝

遂罷易鈔明年復出新鈔於承天門外聽民易換凡
五閱月而罷時鈔一貫准錢二百五十文帝以爲非
便令兩浙市民送銅京師鑄錢更爲小錢每一文用
銅二分其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遞增鈔一貫准錢一
千文明年停造鈔詔用鈔但有字貫可驗者毋沮又
二年設寶鈔行用庫於東市凡三庫庫給鈔二萬錠
爲本鈔倒收舊鈔送內府踰年罷明年以鑄錢擾民
罷諸布政司寶泉局止令京師鑄錢時民間益輕鈔
物價湧貴帝乃令有司拘收民間錢予以鈔用錢者
罪之復造鈔每歲自三月開造至十月止更申交易

用金銀之禁太宗初禁尤嚴有犯者准奸惡論立首
捕法以是抵罪者累累其後益厲爲之法至於正課
亦准參用然貫不能直一文而鈔不可行矣天順間
令民間行歷代及洪武永樂宣德錢若折二當三依
數准使不得揀擇弘治元年戶部請行鼓鑄帝以十
三布政司開局分擾止令開寶源局已仍詔兩京諸
布政司陸續鑄造凡納贖收稅歷代國朝錢各收其
半如無國朝錢折收舊錢二以當一以示懲正德三
年以太倉積錢給官俸時以災傷停鑄職官折色俸
給以十分爲率錢一銀九令稅課鈔關估價錢糧俱

收舊錢與國朝制錢未久輒格於是太監張永言國朝制錢暨歷代舊錢例得兼行但內無關給外無徵收上下違格致令民間以二折一物價騰湧請將天財庫戶部各衙門在外布政司庫錢許關給徵收每七十文折銀一錢毋得仍前雙折且申私鑄之禁時私鑄弊久難變至有以四折一者故永奏禁之嘉靖四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浙江稅課鹽糧亦收銀時鈔久不行錢亦益壅始專用銀矣尚書鄒文盛奏請發司鑄庫錢禁私販定上下錢直於私鑄地鑄造數事帝皆不行而私

錢有道二道三折七諸名色帝令調治之明初鑄洪武錢太宗九年乃遣官於浙江江西廣東福建鑄永樂錢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並浙江布政司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錢不朝有有不數鑄世宗六年鑄嘉靖錢一千八百八十三萬四百文南京寶源局鑄二千二百六十六萬八百文又差官於直隸河南閩廣鑄錢始補鑄累朝未鑄錢與嘉靖錢通行十九年戶部議以未鑄制錢分派南北工部鑄造工部議銅錫料具出南京工巧而物賤宜歸南京從之明年工部奏造鑄制錢得不償失詔停鑄二十

三年更命工部鑄錢依洪武折二當三當五當十式各三萬文解貯庫三十二年以錢法不通定爲輕重二則凡嘉靖制式以七文易銀一分爲上則洪武諸式若前代雜錢倍之爲下則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每號一百萬錠嘉靖紀元錢一千萬錠閣臣又言去歲禁止鉛錫薄劣諸錢止許用嘉靖及本朝制錢稅課抽分諸廠專收嘉靖錢不收他錢民患錢荒陛下命工部鑄錢一時不克濟用乞發內庫積貯折給俸糧帝乃發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又令通行歷代錢但有銷新舊錢及以銅造像製器者比

盜鑄先是民間行用濫惡錢率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及後益雜以鉛錫薄劣無復形制既以給事中李用敬言謂公私用錢惟以國初及前代制錢相兼行使凡嘉靖通寶錢若洪武諸紀元錢與前代雜錢上品者俱以七文准銀一分其餘視錢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或二十文准銀一分其一切私造不堪濫錢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比小錢行用久驟革之民頗不便於是御史何廷鈺條其弊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其庫貯舊錢給官俸者宜如前詔分高下戶部執奏不從其請廷鈺怒許奏尚書方鈍及

郎中劉爾牧語觸帝怒斥爾牧遂稍採用廷鉅語命從民便定嘉靖錢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雖奉旨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禁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制錢通行焉三十四年令雲南鑄錢以本省鹽課二萬兩歲鑄三千三百一萬二千文解戶部貯太倉庫而所鑄錢率不能如額三十七年雲南撫臣請罷鑄帝以其地產銅不宜惜小費仍命鼓鑄自是兩京雲南皆有錢局所鑄錢有金背有火漆有鐵邊議者以鑄錢艱難土工勞費革鐵單用鑲錫於是鑄工競雜鉛錫輪

郭羸顏色澤慘暗大不侔矣盜鑄日滋並金背錢亦阻不行帝患之間閣臣徐階階陳五害請停寶源局鑄錢應支給者即以鑄錢銀與之帝迺鞠治寶源局其匠侵料減工罪遂停鼓鑄時嘉靖四十三年也明年傳雲南鼓鑄並弛七文准銀一分之令聽民便不定文數宣課司收稅官俸俱用銀穆宗初言者謂錢法不行由稅課徵銀而不徵錢止用制錢不用古錢而私鑄者多也兵部侍郎譚綸言今之錢必欲布之於下而不以輸之於上故其權恒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議以年號亦不免有壅而不通之患請歲出銀

鑄重錢五文當銀一分以大明通寶識之期可行之
世世令民得以錢輸官甚幸直隸巡按楊冢相亦請
鑄大明通寶錢不識年號以爲錢不雜無壅久近然
卒不能行會高拱再召拱言錢有定制而後可以通
行今朝議久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
不用是以愈更而愈亂愈禁而愈疑願降明旨一從
民便更不多爲之制以亂人耳目帝深然之百餘年
間鈔既不用於下課程亦鮮有收鈔者而俸糧猶出
鈔如故庫儲鈔不足則停欠支放累數十萬至萬曆
十年積欠始折銀支放也嘉靖以後新君立必鑄紀

元錢萬曆四年設戶工二部准嘉靖式鑄萬曆通寶
一枚重一錢二分五釐與嘉隆制錢兼行是年雲南
巡按郭庭梧言國初京師有寶源局各行省有貨泉
局自嘉靖間省局停廢民用告匱况滇中產銅不行
鼓鑄而反以重價購海肥非利遂開局鑄錢尋命十
三布政司皆開局兩京隸工部諸布政司則主以右
布政直隸各府則府同知詔以鑊邊制錢頒行天下
令鑄造一枚重一錢三分官俸錢糧皆准兼納工部
言制錢所以足國便民必使民不敢盜鑄而後可以
總名宜以五銖錢爲准用四火黃銅鑄金背二火黃

銅鑄火漆務求銅質精美其麤惡及粗泔者罪之費
多利少私鑄自息五年令洪武以下與前代舊錢各
十二文皆准銀一分增設湖廣荊州衡州二府錢局
遣內官開礦採銅鑄嘉靖萬曆錢帝以內庫缺錢令
工部鑄造進用張居正言鑄錢以便民用存一代之
制鑄成量進呈樣非以供上用也萬曆二年初鑄止
進樣錢一千萬文後以一半進用已非本意今若以
賞用缺錢徑行鑄造進用以外府備取充內庫大失
舊制不可五年吳桂芳言淮安當南北之中開鑄爲
便人匠即取之屬縣私鑄者令自首贖八年給事中

萬象春疏請以金背火漆鑲邊三種歸一同行是年
停雲南鑄造十年詔各處開局鑄錢地方悉暫停止
陝西巡撫蕭廩言銅料現貯數多乞仍鼓鑄銅盡乃
止報可十三年戶部言錢之輕重不常輕則歛之重
則散之故無壅滯匱乏之患今之錢法萬曆金背五
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銀一分考初鑄時具十文直
銀一分火漆鑲邊亦如之僅踰十年而輕重不啻相
半宜發庫貯以平之隆慶金背沈積在庫亦宜通給
從之十五年戶部又言嘉靖金背五文折銀一分萬
曆金背八文折銀一分行之已非一日邇來置嘉靖

金背不用專用萬曆由巨估欲責售其所積以圖目前之利賤收其所棄以規後日之益一人倡之衆人惑之錢法不行率是故也十七年帝以南鑄不堪行使詔解料工部併鑄又令支放南京貯庫錢恒歲進內庫錢每萬錠費鋪墊銀七八百兩爐商困苦不堪二十年有旨再造內庫錢五千錠給事中劉弘寶執奏以爲內供賞賚非加於昔軍興取給太倉者百倍於昔奈何欲減太倉之額以增內供乎乞如舊例從之時王府皆鑄造私錢吏不敢詰古錢阻滯不行國用不足天啓元年遣官之四川瀘州買銅給事中趙時用

爲宜於瀘州聚銅荊州鼓鑄是年鑄奉昌錢王象
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文略仿白金
三品之制當十者重二倍百兼用四文當百者重五
倍千兼用四文當千者重十倍萬兼用四文於是兩
京皆鑄大錢凡新鑄錢皆以萬曆通寶爲式兩六百
文前代見用諸錢兩千文而南中以十二文准銀一
分五年建局荊州陝西雲南滇俗始不用具有言大
錢之弊者詔南京停鑄大錢收大錢發局改鑄當是
時開局徧天下重課錢息崇禎元年七月南京鑄本
七萬九千二百五十兩獲息銀三萬九千一百一十

三兩有奇九月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千四百五十三兩有奇其所鑄錢皆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寶泉局銅本四十萬兩舊例錢成還本太倉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鑄本新錢一枚重一錢三分詔凡出納具以錢二分支收以六十五文當銀一錢三年御史饒京言鑄錢不但南北開局原令通行諸布政司廣鑄取息以補新餉之不足乃苦於無息旋開旋罷總以買銅而非採銅也有司懼生事擾民每以開採爲戒而荆楚秦晉之估所販鬻者果天雨地湧乎以天地自然之利爲奸民所專公家顧倍稱以易將安賴

為臣攷洪武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年具筭官各省
鑄錢蓋因利於天地故取不竭而用不窮也陛下幸
於產銅處置官吏駐兵做銀礦法十取其三與民共
牟銅山之利朝家擅之小民所採仍予直以市况今
山西廣東皆許採鉛矣銅鉛胥資錢局又何異焉帝
從之明年荊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荊州上接黔蜀
下聯江廣商販銅鉛畢集一年可以四鑄四鑄之息
兩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陳便宜四事一曰定錢式每
文准重一錢每千定價一兩一曰停府局鑄冶錯陳
則私鑄難清宜止留布政司一局與荆關並鑄錢式

錢價畫一不宜分地滋隔閡一曰預儲銅鉛禁絕買
土流一曰立法行錢以三七放以二八收疏奏即命
未受專督之十一年鳳陽守備孫象賢言錢法惡薄
之弊由局多利分宜省南京八廠請如北戶工二部
部止設一廠廠止設一官扣剋既少利益自生錢背
仍鑄戶工字如北部違式者得以按覈帝是之十五
年白貽清言六事一請加勅漕臣令糧艘銅船並進
一請於滇黔而外如山西之絳孟五臺陝西之涇陽
三原產銅處支解京銀辦銅抵銷一山西之鉛自陽
城至西鄉臨清水程良便即以本縣京餉辦優鉛配

鑄一議收雜銅低錢搭鑄一議收銷私錢一議增鑄
本疏入報可明初歷代錢與本朝制錢通行不廢自
神宗初年龐尚鵬建議古錢止許行之民間錢糧贖
罪俱用制錢熹懷之世廣置錢局始括古錢以充廢
銅民間市易亦損古錢不用懷宗初即位御平臺召
對給事中黃承昊疏有銷古錢之語閣臣劉鴻訓奏
令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
便帝曰卿言是也既而以趙洪範言禁河南一路真
定以南行古錢以王燮言收銷舊錢但行新錢於是
古錢銷燬頓盡明制錢惟嘉靖工作最精隆慶萬曆

加重半銖其季乃薄劣細碎百不盈寸不第如鶩眼
縱環已尋勃鑄當五錢更命工部增爐不及鑄而明
亡鈔法自天啓時給事中惠世揚復建議請造行崇
禎末有蔣臣者申其說擢爲戶部司務倪元璐掌戶
部力主之然終不可行而止

食貨九

茶礬

茶礬之權前代無有昉於李唐至宋而審明茶法有三曰商茶曰官茶曰貢茶商茶輸課結引略如鹽制官茶貯邊易馬若徵課鈔貢茶則上供用也至正二十一年太祖令商人于產茶州縣買茶具數赴官納錢請引始出境買每引茶百斤輸錢二百文州縣籍姓名置由帖給之量地近遠定程限茶無由引或不相當而羨餘者即爲私茶茶既買以原給由引投繳

所在官司引不即繳展轉影射者合同私茶府州縣
委官二員掌之後文定茶引一道輸錢一千文照茶
一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文照茶六十斤既又令
納鈔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洪武初始定令凡賣茶
去處宣課司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茶各驗價值納
課販茶不拘地方四年乃收官茶陝西漢中府金州
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四川產茶地方茶園每十
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官徵茶二兩給價買之易蕃
馬川陝之茶自碭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長河西迤
邐五千餘里皆用之蕃人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於

是修復其制。朔門永寧筠連諸處產茶。名剪刀粗葉。惟西番彝獠用之。未嘗出境。至是更立茶局。各一官。徵其什一。易紅纓氍衫米布椒蠟。又遣官之江西湖廣產茶州縣。驗數起科。定額二十一年。令插辦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茶課。四川茶戶至是仍許民採與。窳人交易。有關運易馬之法。明初秦州洮州有茶馬司。七年置河州茶馬司。八年遣內使以絹帛已茶市。馬西蕃命河州守將撫循之。以通互市。由是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皆以馬來售。當是時易馬之處。秦河二州。以茶納溪白渡順龍鹽馬司洮州衛。以鹽。

慶遠裕民司以銀鹽四川松威茂三衛以茶姜布紙
叙南貴州烏撒寧川畢節等衛各市馬又遣使市之
琉球高麗漠北詳馬政中十六年罷洮州茶馬司馬
分三等上等與茶四十斤中下以十斤遞減其後上
等與茶八十斤中下以二十斤遞減既又增爲一百
二十斤七十斤五十斤天下產茶處歲貢皆有定額
而建寧茶品爲上所進茶必碾而揉之歷以銀版爲
大小龍團帝以其勞民罷造惟令採茶芽以進時建
寧貢品茶歲止一千六百餘斤其後至隆慶初漸增
至二千三百餘斤浙江諸處類亦非舊矣二十五年

遣太監賈勅諭陝西河州屬省令輸馬得馬一萬三千四十餘匹給茶三十餘萬斤三十年自秦州改置西寧茶馬司勅諭兵部蜀王晉王嚴私販出邊禁復遣僉都御史鄧文鑑等往四川陝西稽察私茶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賚金牌信符之西番市馬三十年景隆還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給茶五十餘萬斤永樂六年設陝西徽州火鑽峪及北平批驗茶引所時所在多設其後以次裁革多以巡檢司領之九年置洮州茶馬司十一年設甘肅茶馬司于陝西行都司城內十三年差御史

三員巡督陝西茶馬宣德六年常州知府莫愚奏宜
興舊制歲進茶百斤後增五倍近且增至二十九萬
餘斤除納尚欠九萬七千斤乞均派產茶州縣每歲
進茶免差官帝曰茶之累民乃如此所欠悉免迄今
後減半徵納勿復遣官十年英宗初立以陝西茶馬
司缺茶而四川成都諸府多積茶召商自備脚力每
百斤加耗十斤運赴甘州者與淮浙鹽八引西寧者
六引是令下商恃文憑恣私販都御史羅亨信疏論
其失于是停罷運茶支鹽而令官運如故以京官總
理之正統五年革播州宣慰司茶倉茶課折收鈔自

後有折銀布絲絹者頻歲停市馬貴茶賤別無支銷
屢以准給邊衛所官軍俸糧復召商納馬給茶然商
販私茶獲利久之不復以馬來易由此官茶愈積七
年革甘肅茶馬司江西湖廣浙江諸批驗茶引所先
後裁革十四年番人爲北鹵侵掠徙內地金牌散失
而茶司亦以邊急軍缺止以漢中歲辦並巡獲私鹽
四五萬斤易馬其餘遠地一切停止金牌亦不復給
聽其以馬來貢而已然猶歲遣行人四員省諭巡察
弘治三年議者以各邊馬耗而諸郡歲餼乃停止易
粟令於西寧河州洮州三茶馬司各開報茶斤召商

中納每引百斤每商不過三千斤買茶運赴茶馬司
官收其十之四餘聽自貿以足四十萬斤爲限脩易
馬六年復以臨洮鞏昌平涼歲饑招商於三府官倉
納糧開中茶一百萬斤明年西安鳳翔諸府歲饑復
開中茶二百萬斤明年詔納邊糧開中茶四百萬斤
十二年巡茶御史王憲奏停糧茶事例十四年延綏
荒歉復准納糧料草束開中茶四百萬斤是年榆林
環慶固原缺餉布政司請以洮河西寧發賣茶斤量
開四五百萬斤召商納銀解邊從之十五年以巡茶
御史王紹言禁止召商中茶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

理馬政都御史兼理之時都御史爲楊一清一清復
開商中言馬一匹約用茶七十斤歲召商收買五六
十萬斤可得馬萬匹不損府庫而可收茶馬之利帝
從之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議商人有願領價者以半
與商自貿先是御史李鸞嘗奏行之尋罷自是遂著
爲例永行焉原定每茶千斤帶附餘茶五十斤備補
正數不足即數足遂給之謂之酬勞也二年一清疏
言臣受命督理茶政親詣西寧洮州等衛撫調各族
番彙中納茶馬各族番官偕其國師禪師各費捧原
降金牌信符而至臣責其比歲不輸納茶馬皆稽首

近近年並無金牌來調第今歲一將馬換茶若謂諸
番敢違蓋國威猶伸于諸曩也其制宜可復又請復
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是時金牌制雖不復其他利
弊多所興革一清在陝西三年得馬萬九千餘匹西
寧河州茶斤各三十餘萬洮州一十五萬前此未有
也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偽悉徵黑茶地產
有限乃第茶爲上中二品三七爲則上三中七印烙
篋上書商名而攷之十二年定每十年一清審茶戶
消長令國課相準十三年令開茶之期報中至八十
萬斤而止不得開中太濫十五年詔三茶司止留二

年之用量積以防私通革諸茶運所止留徽州批驗一所時番馬至少邊茶陳積於是變賣燒燬之議興二十六年定假茶盜換真茶及冒番名以瘦馬中茶罪令陝西開中茶一百萬斤佐邊餉二十八年御史劉崧請復金牌更定爲勘合之制族大馬蕃者給金牌族小馬少者給勘合三十年總督尚書王以旂等復以爲言兵部議蕃族變詐不常北鹵抄掠無已脫亟給亟失殊損國體金牌給番本爲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嚴私販之禁則番人不撫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在我無以繫其心而制

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主詔止給勘合明年禁進貢
番僧順買茶斤隆慶五年立賞罰例商引一二年銷
完者賞有差踰三年者罪之沒其附茶萬曆二十三
年禁中湖南茶引舊給者免追也謂湖茶行商人利
其直賤恣夾帶短販蕃族利私販而易馬者少且湖
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湖茶行番漢皆受其害既
御史徐僑至請仍行湖茶其言曰漢中茶少而直高
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行實無妨漢中漢茶味甘而
薄湖茶味苦于酥酪爲宜亦利蕃也立法嚴覈則僞
假可杜部議給商中引先漢中次湖南漢引不足補

以湖引詔曰可二十九年巡按畢三才以茶課改折
商絕茶空乃請漢中府西鄉五州縣仍輸本色每歲
招商報中五百引可中馬一萬一千九百餘匹兵部
議每年茶司易馬西寧三千二百匹河州三千四十
匹洮州一千八百匹岷州一百六十匹甘州一千匹
莊渠四百匹總九千六百匹著爲定額天啓五年停
北南京解茶產茶地方多者爲南直隸之常州廬州
池州徽州浙江之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
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之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
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商人中引

則於應天宜興杭州三批驗茶引所徵茶課地方則
應天府之江東瓜埠若蘇州常州鎮江徽州諸府廣
德州若浙江河南廣西貴州皆徵鈔雲南則徵銀
洪武三年定徵礬法令產礬地方廬州府之黃墩
函安慶府之桐城縣歲辦礬課二十二萬七百斤引
三十斤總七千三百五十八引引給工本錢一百五
十文私煎者論如私錢法河南陝西山西皆有礬課
鈔永樂九年溫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數十斤乞
附載海運舟輸京帝問工部臣曰礬欲何用對曰以
染色布帝曰特染色布耳而勞民乎數千里之外可罷

其歲徵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

明史卷一百四

志七十八

食貨十

課稅

關市之征主乎務本抑末宋元以來日以繁瑣明初
思反元舊務簡約其後增置漸多大略行賈居貨所
過所止各有稅其應徵而輒藏匿者沒其半凡買賣
田宅頭匹赴務投稅契本別納紙價官司有都稅有
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
稅課有本色有折色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
縣市集之處多有之凡四百餘所皆設官吏其後以

次裁併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龍江太勝港在北
京者曰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者曰真定腕
州荊州太平蘭州廣寧諸處又令軍衛自設場分收
貯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河間府鹽
縣一處其後多所裁併各以其課領於有司稅課征
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課又有門攤
課鈔戶口食鹽鈔領於有司不特置官吏洪武元年
命在京兵馬指揮營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
權衡稽牙僧時物價在外城門兵馬亦令兼領市司
高麗國入貢中書省臣請徵其稅帝免之九年山西

汾州平遠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州上其考曰能恢
辦商稅吏部以聞帝曰商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爲能
是剝削於民而失吏之職也州考非是吏部其移文
訊之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一
百七十八處宜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覈
實立爲定額從之十三年吏部言天下稅課司局歲
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詔
可是年胡惟庸伏誅帝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
及天下織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令軍民嫁娶喪祭之
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二十

年戶部言天下稅課司河泊所課程視舊有虧宜准
十八年爲額帝曰商稅歲有不同宜因其多寡從實
徵之三十年令自懷慶以下至沙河口迤邐黃河聽
民採魚不收課程永樂初令凡軍民之家嫁娶喪祭
時節遣送禮物染練自織布帛買瓦稅物車船運已
貨物農用器小民擔鷺魚蔬民間鹽池雜果非市販
者及常用雜物食品竹木蒲草銅錫器皿具免稅以
都御史陳瑛言徵戶口食鹽鈔以通鈔法明年免農
民戶口食鹽鈔六年定抽分例三十分取一取二取
三取五取六取十五有差二十一年山東巡按陳濟

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
平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牒一年以爲定額
帝從之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宣德四年行在
戶部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市鬻沮撓請增稅
由是北京順天府南京應天府直隸蘇州松江鎮江
淮安常州揚州儀真浙江杭州嘉興湖州福建福州
建寧湖廣武昌荊州江西南昌吉安臨江清江鎮廣
東廣州河南開封山東濟南濟寧臨清廣西桂林山
西太原平陽蒲州四川成都重慶瀘州三十三府州
縣商賈所集市鎮店肆門稅課增舊十倍帝以過重

令增五倍俟鈔法通復初英宗登極詔令凡課程門
雜諸項照洪武舊額不得名鈔法妄增正統十六年
復設諸革罷稅課司局凡辦課一萬五千貫若市集
雜有司路遠及軍衛相參者皆復設照永樂七年額
其見辦課鈔皆舊增多者以見數爲額雲南貴州原
無辦辦之處令以一年爲額所收課存給官吏旗軍
俸餉先是以于謙奏革稅課司局罷置官領其稅於
有司上下稱便而吏員側當授是官者皆以革罷爲
淹抑於是戶部尚書王佐言天下稅課有視舊宜增
之處而市鎮有去府州縣路遠若辦課一萬五千貫

以上者悉宜復設官帝從之明年鎮守陝西興安侯
徐亨等奏比戶部議欲依永樂間例增市屢商買課
鈔復司局臣惟陝西游歷兵荒蒙恩蠲征發賑民始
蘇息今欲增稅則視昔加四倍且司局復設擾民非
便事下戶部佐持之不從淮安府課鈔舊一百三十四
萬餘貫十一年增至一百八十餘萬十二年令巡視
塌房御史同順天府估計貨物直鈔頒收稅各司爲
式南京大理寺卿薛瑄言抽分細民所造薪炭竹帚
米擔匿不報者當以舶商匿蕃貨罪盡沒之過重請
得洗匿稅律帝可之減遼陽張家灣課鈔之半天順

元年詔稅課司局河泊所依太宗額徵收革罷不及
萬貫者領之有司咸化七年增置蕪湖縣荊州沙市
杭州城南三處工部官抽分竹木先止收課鈔至是
工部尚書王復建議行之以所抽分變價助營繕是
年得千餘兩其後歲益至以萬數商人愁苦怨譟盈
路矣二十一年順天府委官於正陽門外稅課司崇
文門宣課司監收商稅孝宗初御史陳瑤言崇文門
監稅官以培尅爲能非國體於是禁客貨外搜阻其
餘車輻御史徐禮請革蕪湖荊州杭州抽分及源興
奏議之處不從又言川廣板木旣抽分於荊州復抽

分於湖廣蕪湖請停止從之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
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十二年六月御
史胡文靜甫請革新設抽分禁橫索助貢明年三月
真定抽分太監鄭璽卽奏復順德府之宋家莊廣平
府之曲周縣部臣依阿橫征之端復起而內官監劉
養又以缺物料奉差本監官之湖廣浙江抽分廠會
同五事中半抽分帝復從之以養往湖廣馬俊往浙
江旣而馬俊監權杭州蕪湖竹木應代劉養復爲奏
留世宗初抽分內臣及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
定諸府抽印木植內臣詔廣東江西商販自北而南

者於南安自南而北者於南雄稅勿重徵嘉靖四年
從鎮守薊州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推商稅八年庄
事鄒潤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推場山海關不
宜再權議從之後十年詔復山海關稅罷八里舖店
錢隆慶元年遣內臣抽木真定郡佐無得參預明年
止勿遣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二十四
年兩宮災明年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礦增稅有
若天津之店租廣州之珠權兩淮之餘鹽京口之供
用浙江之市舶成都之鹽茶重慶之名木湖口長江
之船稅荊州之店稅寶坻之魚葦又有門攤商稅油

布雜稅中使遍布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脇官吏務
股削焉湖口船稅奏自仁武衛千戶朱仁等謂歲可
得銀萬餘兩掣賣兩淮沒官餘鹽奏自鳩臚寺主簿
田應璧昏始于二十六年明年以千戶鄭一麟百戶
馬承恩奏遣內官高家權京口暨祿權儀真大學士
沈一貫言一處止隔一江難兩稅帝免京口牘差時
權稅者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皆徵市舶司陳奉於
荊州陳增於山東皆徵店稅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
南孫朝於山西丘乘雲於四川梁永於陝西皆領稅
務歲以閩採兼領王忠於密雲張業於廬溝橋皆帶

徵諸弁馮綱等望風言利朝奏夕可所遣執監均其
所引荐馮堂以橫徵激民變堂射殺二人衆縱火焚
其廨格殺叅隨三十四人堂賴守備王煬救免既反
以爲煬罪逮問之時天津上新河數民譁儀真之變
內臣暨祿委罪於守禦楊應元比逮應元祿又爲乞
原詔釋之武昌民逐陳奉奉匿楚府命甲騎殺傷二
三十人奉餘月不敢出衆執奉左右五六人投之江
奉自燬其署門先後誣奏降逮者甚衆自是以後屢
有民變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蘇州民葛成
等執投稅官六七人於河楊榮激變雲南殺委官張

安民既乃殺榮焚其屍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
西梁永激變陝西高懷激變遼東王虎激變香河王
朝以稅煤激變山西地方有司悉遭誣劾又用奸民
爲爪牙陳保程守訓尤恣橫新會之變由保開告密
興獄守訓歛人也屠沽淮陽市竊娼而逃陳增以娼
兒子也引守訓用之山東淮徐諸路稱武英殿帶銜
中書奉密旨訪處富商搜求天下異寶所親微規之
對曰我自出都城門頭顱已不在我頸矣誣灸富人
備極慘毒不傾其貲不止內外大臣疏論其罪皆留
中山西巡撫魏允貞與稅監孫朝互訐朝疏入輒報

可而允貞疏入輒寢尚書李戴疏論以爲損國減壞
政體不報巡按劉曰梧言湖口不二百里爲安慶安
慶不百里爲池口池口不百里爲荻港荻港不百里
爲蕪湖蕪湖不數十里爲采石采石不百里爲金陵
金陵不數十里爲瓜埠瓜埠不數十里爲儀真長江
揚帆日三四百里三四百里之內攔截抽稅五六處
謂非重徵疊稅乎巡按安文壁請減畿內稅額稅銀
舊七萬兩益以魚葦稅銀四萬兩民無所出曰梧又
劾程守訓請加罪齊不報三十三年十二月乃詔罷
操礦以稅務歸有司明年正月又罷徵甘肅延綏二

鎮鹽引稅銀時陝西雲南民變相繼稅歸有司而稅使不撤李道更詭稱有司固却乞如舊便帝遽從之故李道之抽湖口潘相之採土青馬堂之採魚鮮者皆如故焉諸璫中暨祿爲稍愿初自儀真之徐州目擊商民困苦請以稅歸有司並請停免求回京時論頗許之河南巡撫沈季文建議徵稅之法當稅富不當稅貧當有官稅不當有私稅當徵有稅之稅不當徵無稅之徵典舖宜重而反輕擔負宜輕而反重此貧富之失平也未稅以前之小稅迄今不減中州行戶之糶帖納穀名公用備賑實不取此無慮皆充私

素誠以行轂完公稅可以蠲下戶之小稅此官私之
當酌也若河決水滄而欲追賠則無稅之稅也迨流
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銀撤回稅監其派入地畝
行戶人丁間架者一切免之天啓五年戶部尚書李
起元請復權稅水陸衝要依萬曆二十七八年例量
徵什一允行之崇禎九年議增稅貨款項十一年停
崇文門稅明初止稅商未有船稅也宣德四年始以
鈔法不行沿兩京水道設關收船料鈔於時有濼縣
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濬豐九江金沙洲臨清
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輸

船料者勿復稅其貨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濟寧濟寧至臨清臨清至通州每船一百料納鈔一百貫其兩京直氏者五倍之既減一百貫爲六十貫正統四年復減爲四十貫取回監收御史從戶部議罷濟寧徐州收船料鈔六年罷南京上新河收船料鈔十二年減船料四十貫爲二十貫時鈔法疏通從杭州知府高安之請也景泰元年復減爲十五貫六年撤回各鈔關主事令府還委佐貳輪收或巡河或巡按御史兼轄之成化元年罷收蘇州杭州淮

揚臨清九江金沙洲諸處船料鈔四年罷蘇杭金沙洲九江四鈔關六年復設金沙洲鈔關令府官驗收七年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鈔關併河西務弘治六年復命戶部官領蘇州九江臨清南戶部官領淮安揚州杭州各鈔關歲更各給稽徵批正德元年裁各鈔關主事四年復命戶部官領河西務濬野九江南戶部官領淮安揚州北新各鈔關嘉靖六年革上新河鈔關八年照弘治六年例折收銀始時估船料徵稅既以估料難核易止下其數乃度梁頭廣狹爲準自五尺以上至三丈六尺嘉靖初令以成尺爲限勿

科畸零四十一年令荊州蕪湖九江兩浙浙暨揚州
淮安臨清河西務各關歲額定數外餘饒悉入公帑
隆慶三年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
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官主核商所報數以定稅
數收解無有所與神宗時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
紅單赴崇文門併納並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
務正收正稅免條船二稅戶部尚書趙世卿疏言崇
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浙暨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
歲征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五百餘兩萬曆二十五
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

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計解二十六萬六千八百兩
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若河西務布舖舊一百六
十者今止存十之二矣臨清緞舖舊三十有二者今
止存十之三布舖舊七十有三者今止存十之四雜
色舖廢者四十一家遺在布商絕跡不至向時移商
三十八人爲沿途稅使抽罰折閱僅存二人矣淮南
則河南商販多爲儀真徐州稅監所截矣連年稅使
之所供進即此各關宋足之數也崇禎初增關課每
兩六錢通八關計增五萬兩三年復每兩增二錢崇
文門河西務不增臨清增一錢尚書畢自嚴議增南

京宣課司稅額一萬兩者爲三萬兩南尚書鄭三俊
謂落地貨稅無幾請稅蕪湖以常增數自嚴遂議稅
蕪湖三萬兩而宣課額仍歲增一萬兩於是三俊悔
說爭南侍郎呂維祺亦論蕪湖當罷自嚴皆持之於
是始稅蕪湖也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其課程始
收鈔間折收米憲宗時錢鈔中半兼收末年折收銀
其後折色遞年輪收大略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海外諸國來貢獻者必載其物貨與中國交易乃設
市舶司置提舉官以主之始於太祖吳元年洪武初
設於萊滄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東七年罷

未久議復先外國貢獻有常期遠者十年近亦二三年人數少者百人多不過三百人若來不及期與人數過限者止勿納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官軍將士私通海外諸國洪武四年詔免征占城海船永樂元年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刺泥等來朝貢附載胡椒檳榔與民互市有同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曩人慕義遠來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三年帝以海外諸蕃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船司各置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四年又

命外使臣往來界上者皆宴勞之五年設交趾雲南
市舶提舉司提西南諸國來朝貢者始時進貢海舟
並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後起運宣宗命至即馳奏不
待報隨與驗注運送至京正統初暹羅國船失風漂
至廣東市舶太監熊宣請徵其稅帝責爲妄撤回以
畢真代之十一年賜占城國王書曰王國歲遣使來
朝風濤不測已勅令如安南諸國例三年一貢今復
歲遣不可其遵前勅成化十四年禮部言琉球國貢
獻二年爲限令其國王嗣立奏請歲貢宜勿許帝是
之弘治十一年令彝人朝貢至京於會同館開市五

日若以應禁軍器售番人及私往來者罪至死武宗
時畢真奏舊制泛海諸船俱市船司專理近領於鎮
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船職司進貢物
其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勅旨所載例不當預奏
入詔如熊宣舊例行宣先任市船太監也嘗以不預
刺加諸國番船抽分奏請兼理爲禮部所劾而罷劉
瑾私真謬以爲例云浙江市船太監崔瑤誣奏知府
崔唐逮繫降爲知州嘉靖初提督浙江市船提舉司
太監賴恩乞換勅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有
旨許之兵部執奏以爲市船原無提督沿海之職雖

有成化間林魏例出於創行尋復改正不得援比不聽嘉靖二年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於市船遂罷之按明初雖絕日本而三市船司不廢蓋東有馬市西有茶市南有市船所以通中外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裁守之費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船內臣出乃始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船內臣非市船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於是利孔在下而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三十九年唐順之條議復浙江福建廣東市船司部議從之時廣東先復浙江以巡撫劉

幾言寢其議福建開而復禁萬曆二十一年復通福建海禁市橫碯二十七年乃始復置浙江福建市舶司皆以內臣領之

西陲茶市始於洪武遼東山西互市始於永樂茶市詳茶法中永樂三年元良哈等處鞵鞞以馬至遼東互市定直四等上直絹八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於是設開原廣寧二馬市十年徙廣寧衛鐵山馬市於圍山以便水草中間廢成化時陳鉞巡撫遼東復開旣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朶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王越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

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彘馬爲用蓋以結朵顏之心
撤海西之黨宜於市日令叅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
之毋有所侵剋仍治劉海姚安之罪正德時令馬市
驗放彘人入市依期出境禁挾弓矢非互市日不得
輒近塞垣初遼東馬市許令海西并朵顏三衛入市
開原月一市廣寧月二市以互市稅充撫賞此成化
十四年事也萬曆二十三年小歹青請於義州大康
堡開木市聽順河運木進市亦以木稅爲撫賞巡撫
李化龍疏行之二十六年巡撫張思忠奏罷木馬二
市於是歹青等數寇抄且求復市總兵李成梁爲之

力請長昂諸部亦請復寧前木市二十九年薊遼總督萬世德疏於朝復開馬木二市初正統三年大同巡撫盧睿請立馬市令軍民平價布駝馬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貨兵器銅鐵帝從之自後也先強盛貢馬要賜鴛鴦不恭馴致土木之變嘉靖三十年以仇鸞言詔於宣大開設馬市以侍郎史道總理之歲兩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俺荅旋入寇抄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帝始悔之召道還然諸部嗜馬市利未公言大舉邊臣多畏懼以互市啗之冀勿絕三十一年罷大同馬市宣府市猶不絕既而抄

掠不已乃詔絕之隆慶四年俺荅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降宣大總督王崇古留之於是封貢互市之議復起崇古條奏其事帝從之封俺荅爲順義王宣大互市復開始猶省客餉減哨銀充撫賞費乃頻年加賞要求無厭繼以剽掠所費過當曩益以驕萬曆五年俺荅自甘肅求開茶市巡按李時威言番以茶爲命若鹵得茶制番命番必轉而從鹵乃禁勿許九年俺荅死其妻三娘子事中國甚謹封爲忠順夫人歷世貢市不絕邊境以寧

統治之課爲金銀爲鉛爲鐵爲銅爲水銀硃砂青綠

爲珠而金銀礦最爲民害夫將軍徐達下山東迨臣
奏興舉銀場太祖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
者多况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其後府軍
前衛校丁咸言河南陝西地有上下統上下黃塘舊
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帝曰土地所產有
時而窮歲課成額征取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
也臨淄縣王基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太
宗斥河池縣民言採礦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禹坑
洞罷嵩縣白泥溝發礦然福建銀屏山銀場局置爐
冶四十二座始于洪武三十九年逐年增辦課銀二

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亦有場局歲課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遣官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又開煎福建浦城縣馮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不產金銀坑冶亦屢有革罷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宗立銀屏山副使奏本場納銀季五百七十兩自永樂中遣官辦數倍其數季二千七百餘兩民貧逃亡乞仍舊額帝曰遣官辦正欲察其奸弊乃反倍增其課虐民甚矣其廉減之然宣宗時福建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增至

九萬四千四十餘兩不足則督坑首治夫賸納英宗
即位下詔封坑冶撤開辦官民大蘇息顧是時難免
牒辦而歲額猶未除沿六七年始奏革永煎鉛礦在
庫每爲盜賊焚劫戕守吏奸民爭開坑穴私煎相殺
傷於是嚴其禁令民尤易犯法八年特下詔原之猶
未已於是御史孫毓福建叅政宋彰浙江叅政俞士
悅各言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浙江按
察使軒輓獨以爲不可帝是輓言已而給事中陳傳
復請開場中貴助之以請乃命侍郎王質徃經理定
爲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四萬一千

北十餘兩減於宣宗時然視明初已十倍當是時民困而盜愈衆鄧茂七葉宗留之徒流毒浙閩至十四年始戡定天順四年命太監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少監馮讓之福建內使何能之四川各銀場閉辦銀課浙江三萬八千九百二十兩雲南十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兩福建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四兩四川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七兩總一十八萬三千有奇既戶部奏福建古田福寧銀場採礦煎銀數少欲從民便驗糧辦勘古田一千二十五兩福寧一千五十兩帝命減寧越化中浙江福建各差內官四川雲南令鎮守內

官提督採辦先以福安縣銀坑礦盡派謀于戴至與
新開太平坑以足之湖廣舊有金場時仍命陶煎武
陵等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
民之傷于虎豹死于水者無算得金僅三千五百兩于
是復封閉令有司易金千兩進用而浙江銀礦亦多
以缺額量減雲南自永樂十年始開停止于英宗初
陝天順三年復開辦銀五萬二千三百餘兩次年增
至十萬二千三百八十兩延六年纔足乃以停止
歲化三年又復天順三年之數官司摘軍餘為礦失
計月進銀不足則扣賣軍糧以益其數八年鎮守太監

錢能巡按胡涇先後以爲言得減半踰數年復依夫
順六年數徵收巡撫吳誠黔國公沐琮疏爭不聽弘
治元年始減二萬兩減定處州府歲課一萬二百三
十七兩有奇温州府泰順縣六百四兩有奇以鎮守
太監陳道請免建安縣銀課一年罷浦城陳伯廢坑
銀冶以歲課派之丁糧補納十三年雲南巡撫李士
實言雲南九銀場各衛以礦夫口糧賠納歲三萬四
百三十兩曰礦夫口糧餘丁三五人充一名歲賠二
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兩曰夫丁乾認今判山窩村廣
蓮寶泉四場礦脉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復草原設僉

事許是令雲南歲徵差銀八千八百九兩五分折
實金二千兩與原額辦金六十六兩六錢七分併餘
剩銀解部送承運庫先後封閉四川密勒山銀場山
東胡陵山礦穴中使請取麻峪山銀礦巡撫執奏詔
正之武宗初從內官秦文等奏復開浙江福建諸郡
銀礦既而浙江守臣奏礦脈已絕詔令布政司歲進
銀二萬兩以代銀課劉瑾誅乃止副千戶王玉以報
獻銀礦不實坐斬世宗詔封閉大理府新興等礦場
又以山西流民盜木集山神堂菴諸礦洞令巡撫嚴
禁錮守之武定侯郭勛請開薊州瀑水洞房山縣民奏

開冰洞山浮圖峪諸處銀礦皆從之又命採雲南河
南礦銀十九年罷各處礦場三十四年復遣官四川
山東河南聞礦帝令訪未開之場以顯金玉露形徑
而時山東保定山西河南四川雲南諸處所在進礦
金銀盜礦浙江江西礦賦劫掠徽寧設兵備之
隆慶初罷薊鎮開採直隸浙江江西諸處礦山勒石
禁止萬曆十二年後奸民屢以礦利進諸臣力陳其
弊帝勉從之二十四年張位秉政府庫前衛副千戶
仲泰請開礦助大工從之命戶部錦衣衛官各一同
審閱採給事中程紹止楊應文言嘉靖二十五年採

礦至三十六年委官四十餘防兵一千一百八十人
費約三萬餘兩礦銀止二萬八千五百兩得不償失
采聽于是錦衣衛百戶陸松鴻臚寺隨堂官許龍順
柔府教授馮時行經歷趙鳳各言礦事錄事曾長慶
百戶吳應麒言山西夏邑礦指揮王允中言青州沂
水礦百戶汪文通言沂州礦指揮郝承爵言費滕縣
礦指揮劉鑑言棲霞招遠等金礦指揮馬清言文登
縣礦千戶趙良將言沂水蒙陰臨朐礦指揮陳永壽
言河南礦千戶鄭一麟言橫嶺路礦尚書揚俊民言
真保薊易永平開礦妨天壽山脈不聽命戶部郎中

戴紹科錦衣僉書楊宗吾開礦汝南太監王虎奏礦
務請招礦盜闡採而紹科首進礦砂銀自後進者踵
至當是時天子命內官王虎王忠往畿內張忠往山
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宗領福
建楊榮辦雲南丘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東却隆劉
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瑤雜
出諸道紛然是時各巡撫守臣奏諫皆不報山西巡
撫魏允貞疏諫開礦言尤切直其畧曰開礦之役獨
二三武弁言其利耳豈在朝諸臣皆不達國計者耶
竊計礦自今始天地開闢以來宜即有之未聞古聖

帝明亟開之碩輔良臣請開之也且陛下赤安用開
礦爲天下帑藏陛下之帑藏天下財賦陛下之財賦何
求不得而以是爲利况今水旱洊臻烽火時告天鳴
地震流星無度小民嗜利礦徒作奸一旦内外有事
臣愚不知所終又言陛下不以待闔寺者待諸臣不
以聽奸宄者聽言官南騎四出雷動豹號而不念礦
使操利吮民膏血而不察金取于滇織造取于吳越
羨晉珠寶取于海南日南不竭不止至若元老息景
于深林小臣駢肩于輦下而略不加省何以異於求
金寶之心也河南巡按姚惠仁言臣巡行郡邑其開礦

夫剝膚竭髓涸河益樹不忍見聞因陳可慮者八併
繪圖以進益都知縣吳宗堯奏太監陳增罔上營私
益都止有鉛沙絕無銀礦增強之入己已非法矣更
強採者代納陛下所得十一而歸增私索十九山東
巡撫尹應元亦劾增二十罪忤旨奪俸逮宗堯下鎮
撫司籍其家廷臣痛哭交諫昏不見省尋諸省并稅
務于礦使未久復差稅使三十年京師地震閩蜀
凶陝宣府遼東連歲皆震三十三年湖廣山東廣東
廣西復震至有陷城郭沉陸裂山者是歲十二月乃
罷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天

啓崇禎時屢有言開礦者初猶禁不行至崇禎末年
從太監梁弘泰言令有礦州縣給照商民開採輸納
巡撫楊文岳疏爭帝切責之

金銀之礦皆有鉛洪武時濟南青州萊州三府歲役
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採鉛三十二萬三千四百餘斤
亦五年罷採太宗免廣西歲辦黑鉛二萬四千三百
八十斤福建浦城縣言馬鞍等銀坑三所歲可得銀
千餘兩鉛四萬一千餘斤發民開煎宣宗時廣東番
禺縣鉛沙百斤煉銀四錢鉛二十斤發嵩縣白泥溝
地得銀沙四千餘斤烹一月用人力二千七百得熟

鉛五十斤得不償失命罷之天啓三年順天巡撫岳和聲請復深州偏山鉛礦銅礦遵化鐵礦崇禎時楊嗣昌亦請開金銀鉛銅鐵錫諸礦誘散流賊時論非
之帝頗採用其言

鐵冶所置自洪武六年始時太祖未即位募工即湖廣鐵冶煉鐵資軍用至是置所十三歲輸鐵七百四
十六萬七千一百八十七斤江西南昌府進賢冶一
百六十三萬斤臨江府新喻冶袁州府分宜冶八十
五萬五千斤湖廣武昌府興國冶一百一十四萬八
千六百八十五斤蘄州黃梅冶一百二十八萬三千

九百九十二斤山東濟南府萊蕪冶七十二萬斤廣
東廣州府陽山冶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二十萬
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吉州富國豐國二冶二十二
萬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一十二萬斤潞州潤國冶
澤州益國冶各十萬斤免河南四川並有鐵冶十二
年置長沙茶陵鐵冶其後廣平吏言磁州臨水鎮產
鐵元時置官轄八冶歲收鐵百餘萬斤帝曰朕聞治
世無遺賢亂世無遺利官專其利必損於民今各冶
鐵數尚多軍需不乏民生甫定若復設必重擾之杖
而流之海外十八年以煎煉勞民罷各布政司鐵冶共

十年三月山西交城縣雲子鐵舊置冶貢鐵十萬斤
至是工部言繕治兵器需用雲子鐵非他處所產乃
復設大通鐵冶武昌興國吉州豐國富國冶分宜冶
皆復設二十八年帝以庫內儲鐵已多詔令民自採
煉歲課三十分之二三十年罷山西江西湖廣河南
四州鐵冶凡九所明年以工部言暫開爐冶一年永
樂時設四川龍州鐵冶仿定遠左衛例設遼東都司
左萬衛鐵冶宣德元年遵化仍開冶炒鐵景帝時辦
事更請復陝西寧遠縣鐵礦工部論其違法下獄給
寧遠張文質以爲不寔寔言路乃釋之正德時遵化

沙鐵減三分之一廣東置鐵廠以鹽課副提舉顧之
鞞於悉鹽御史符鐵郡縣有走私稅夾帶漏報者推鹽
法科罪嘉靖三十四年開建寧延平諸府鐵冶萬曆
九年俞遠總督巡撫奏遵化鐵冶廠課鐵二十萬八
千斤計直不過二千七百餘兩而官吏軍役費逾萬
身宜裁革以額課解部買鐵從之

明初江西德興鉛山有銅場歲得銅五千餘斤宣德
三年添設二縣丞各一專領銅場明年歐陽齊言鹽
爲永康縣丞縣有山產銅礦帝斥其妄言八年四川
梁山烹煉紅銅軍民五百人每人月支米三斗凡十

月得紅銅三千三百餘斤不足償費命罷之崇禎時
山西巡撫宋賢議於五臺採銅雲南布政司吳兆元
亦請採銅礦寧羗略陽產銅陝西巡撫汪喬年請開
採鼓鑄其水銀青綠始廉州巡檢王德亨言家本階
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
地以歸於朝太祖不許貴州大萬山長官司有大岷
土黃坑水銀硃砂場局初設貴州郡縣以之屬銅仁
府宣宗初仍舊隸長官司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
青銀綠銅與外番接境禁軍民潛取正德九年軍丁

朝廷奏雲南銀礦如大理定新興兆涯洱海之寶泉
隨運之南安廣運臨安定判山段羅次銅錫青綠者
百採辦以益國課詔可